

<<美人赠我蒙汗药>>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美人赠我蒙汗药>>

13位ISBN编号：9787535420589

10位ISBN编号：7535420583

出版时间：2000-8

出版时间：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王朔,老侠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美人赠我蒙汗药>>

内容概要

王朔果然是个人物，当你带着一些疑问一些挑剔想看完他的大作后好好说几句时，却发现你想到的话都被王朔在书里说完了，因此，你不能不慨叹王朔聪明，他太了解读者的心态和他们想知道的是什么了。

在这本对话形式的作品中，王朔又以他一贯的口吻说出了他对当今某些文化现象的评价，比如附庸风雅的中国电影、欺世盗名的传统，金庸的媚俗和媚俗的余秋雨，没有魂的现代文化等等，王朔对此都一一放出“狂话” . . . . .

<<美人赠我蒙汗药>>

书籍目录

用真实活着  
大众文化的合谋  
跟知识分子过不去  
附庸风雅的中国电影  
关于无耻  
欺世盗名的传统  
没有魂儿的现代文化

## <<美人赠我蒙汗药>>

### 章节摘录

书摘你说金庸，包括余秋雨之类的，都被人认为很有文化，字里行间透着他们熟读一些中国的旧书，经呀、佛呀、道呀、屈原呀、稽康呀、苏东坡呀．．．但他们说的不都是那一套吗？

也就是道德呀、正义呀、善恶报应呀，几千年来就是这一套，这点儿思想。

他们以为现在的中国还是这思想，好象这就够了。

如此陈腐，再吊多少本书袋又有什么意思。

像余秋雨这种人，一开始对我这样对传统文化不知道或知道一点的，他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里有很大的迷惑力，你会觉得他很正派、很正直，好象做人就应该这样，起码他似乎是一本正经地严肃地对待一些事情。

后来我看了朱大可写的关于余秋雨的东西，说他写的是文化口红、文化避孕套，说他实际上像歌星那样煽情。

其实，传统文化也能提供好多媚态的东西，只要把这东西吃熟了，只要瞄准了上之所好下之所悦，什么都可以做成媚态，金庸的壮怀激烈呀，余秋雨的忧患情怀呀．．．．．反映到销售上就是卖点，方方面面都要这个，老百姓也要这个。

他们只有自我标榜起来，把一切都上升到民族伤口的高度，才能更被人们所接受。

可能中国这些年的媚态百出，就缺余秋雨这类忧患媚态了，所以才迫切地需要他，他也就轻松地游山玩水，忧患地伏案媚俗。

## &lt;&lt;美人赠我蒙汗药&gt;&gt;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写作与伪生活老侠：你的创作，从顽主才开始找到自己，那你怎就从空中小姐 浮出水面从这种下三流的言情一下子转向了对 崇高、对主流意识形态，流行的文化时尚如诗人啦、学者啦、尼采啦、洛伊德啦的调侃上了。

你的所谓被称为“痞子文学”的东西，实际上具有很强的颠覆性，《千万别把我当人》就是中国人的基本生存状态，《顽主》中的谎言与无耻就是许多人的基本的生存策略与技巧……如果说你的这些东西没有一种类似宗教关怀的东西支撑着，你是靠什么进入这种状态的？

王朔：靠真实，自己生活的真实状态，耳闻目睹的周围人的生存状态。

刚写小说那会儿，我的文学观念非常错误，认为文学就是虚构，虚构就是说假话。

当然“灵魂工程师”们、理论家们、编辑们不么这么说，他们管这种叫作艺术真实，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啦，艺术的升华，给人以希望和方向啦……那时候编辑就是这样跟我谈的。

人民文学出版有个老编辑，挺有名的，当过副社长，反右时也当过右派，主管当代小说的他就是这样跟我谈的。

好像是秦什么吧。

老侠：秦光阳。

王朔：对。

就是秦光阳。

我的一篇小说后面没有结尾。

他说这个主人公总要有归宿呀，而我的人物没归宿，只写了他那点事，写完不完了，我哪知道他的归宿，动笔时就不知道，完稿时也没想出归宿。

秦兆阳说这样可不行，你这个人物要升华，要给人以意义什么的。

他当时说的话好像比这说得还寒碜，什么要塑造一个新人。

我那时也不知道小说该是怎么个写法，经他一点拨，我似乎明白了点儿，我接受了这种文学观念，要有一个光明的尾巴，要给人希望。

可这光明和希望在哪儿？

那我就只能编了，那个结尾完全是生生制造出来的。

怎么让他升华呢？

从我写的事儿中升华不出来，就只好让他突然精神升华，想起当兵的时候，壮怀激烈，爱国、有理想，都说到这上去了。

我也想过能不能让他对自己的现状不满，不也是一个升华，最后他想自己再不能这么活下去了，浑浑噩噩的，反正要下决心改变自己……也等于我给读者有个交待。

而实际上我的生活经历中没有那东西，没升华这回事。

老侠：当时流行的文学观念就这样。

在大学读书时，凡讲到资产阶级作家，老师都经批判两句，最一致的批判是说那作家只提价露了黑暗，却没有为读者提供一线光明的希望。

自然主义不可取，现实主义有局限，浪漫主义太空泛，只有我们的社会主义的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才是唯一正确的。

王朔：科班出身的受过系统的洗脑，像我这种没受过系统训练的人，说假话是说不长的。

我想我要是上了大学，念了点书，再跟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们学学，学一些方法、技巧，诸如如何升华、如何画龙点睛什么的，我想我也许能容易一点，起码这样做没什么困难。

所以经他这么一说，我就觉得自己没法写了。

言情故事剩下的一条路就是走琼瑶的路，找几个母题，像灰姑娘呀、罗密欧与朱莉叶呀、茶花女呀，然后批量制作，真卖了大钱，我也就可能这么干下去了，最后也就变成那样的写手。

可能，非常可能这么干下去了。

最后也就变成那样的写手。

可能，非常可能。

## &lt;&lt;美人赠我蒙汗药&gt;&gt;

幸运的是我没有去找。

我知道我自己过的是另外一种生活。

咱们这圈子，不是你想说真话就能主，也不是你知道某些事就能为了说假话而说假话，我必须面对的是：我的书面语言库中没有一句真话，你不用有目的地做假，一说就是假的，而你用这种语言说真话，听着就跟假的似的。

就在这种时候，你可以说是一种失语状态吧。

要说话，你就非得说假话，你也只会说这种话，但这种话明摆着不是我想的那意思，我要说的事用这种话就说不出来，所以我只能用开玩笑的方式、调侃的方式说，我用这种方式是想让对方知道，我说这些不是真的，别往真的里边想，别那么实在地想。

老侠：你的语言中有大量的政治词汇，也有当时时髦的外来词汇，你把“文革”式的革命词汇和新时期的尼采们放进油滑的北京痞子腔的口语中，于是你的语言颠覆的毁灭性剩剩的只是价值废墟。

王朔：其实在我们之中是有那么一种说话方式的，我觉得大家都是很空虚很颓废的，我打的这点儿乐儿呢……这种现实调侃多了，以后是有一个全面怀疑。

但那个时候我甚至不敢怀疑。

当然，现在我以为，怀疑就怀疑了，怀疑假的东西不需要什么大智慧，没有的东西一旦看穿了，就是什么也没有。

我直觉得要是有机会，假如我一个发稿容易的作家，我就写一个真的。

在这之前我在语言上一直处于摇摆当中。

有的编辑跟我讲，正经小说的语言不认我这样的口语。

现在这种口语在最早时我没弄过，我一直跟着那时的文学观念练一种优美的文学语言，那个文学语言那叫个优美啊，我就是用这种优美写出特寒碜的小说，就是学来的特别优美的学生腔的。

当然幸亏那编发。

要是他那时候给我发了，我照着走下去，没准就是大陆琼瑶了。

我后来的口语，是因为我没有练出一种文学语言来，无奈之下只好拣自己最熟悉的最顺手的東西了。

老侠：按照当时的文学观念练一种优美的文学语言的人，大概早就被废了。

但是余秋雨的那种优美不也很畅的销吗？

看来，咱中国还是热爱优美的，这叫痴情不改。

王朔：我的文集中大概还有一篇东西有那种优美的，我自己非常不想收进去，但编辑说你该收，也把你的寒碜给人瞧瞧。

后来，我就觉得怎么就不能说真话说人话，怎么就非编个出来，那种程式化的写作对我来说不是非常抵触，只是我觉得写起来困难，不顺手。

我后来的写作受到一些具体东西从反面给我的启发。

我后来的写作受到一些具体东西从反面给我的启发。

比如，有一次我看电视，是苏叔阳和舒乙两反面给我的启发。

比如，有一次我电视，是苏叔阳和舒乙两人做的一个电视节目。

好像是专家们点评小品。

节目的前半部是一个小品，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揣着两只手。

男的戴一无框的眼镜，扭扭捏捏的那意思就是说爱她，但他就是说不出，张不开口。

那女的就等着他说，他就是不说。

俩人就那么腻腻歪歪地不走。

最后那女的有点儿急，问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那男的嗯嗯的，那女的说：那我走了。

刚要转身走，俩人就腻一块去了。

这完全是俩人起大腻，就是为了起腻而起腻，讨厌之极。

最给我启示的是，那小品一完，露出苏叔阳和舒乙，一本正经地开始教训观念，他们说，你们看，这就叫中国式的爱情。

他们开始给大家讲，我们中国的含蓄，这含蓄的美，我们的那种万语千言尽在不言中……等等，讲了好大一通。

## &lt;&lt;美人赠我蒙汗药&gt;&gt;

我当时坐在那儿都看傻了。

那种关系描绘得非常不真实，起码就我所见的我认为不真实，这么不真实的东西还要提升到民族美德的高度，就更假模假式了。

我倒觉得，反正我觉得中国人的豪气，在两性关系中往往表现在女性身上……老侠：像杜十娘、崔莺莺、林黛玉……等等。

从《诗经》开始就是女人豪爽，敢恨敢爱。

关键时刻，中国的男人、特别是士大夫读书人都很狠。

中国男人的豪气只表现在暴力上，像武松、张飞、鲁智深、李逵……王朔：没错儿。

真正豁出去的，都是女的。

女的总是先豁出去了，男的弄得不得不跟着或者很尴尬。

男的总是犹豫，总要留点儿余地呀、退路呀……在两性关系中，比较强烈了，互相就该怎么办……会么是中国式的爱情，我朴素的感觉是，没有一个所谓中国式的爱情。

就是张三和李四，王五和赵六的，是具体的某个人与某个人的，不一定他是中国人就必须这样。

到了写《顽主》的时候，已经有人开始向我约稿了，《收获》什么的约稿。

既然有人约我稿，我就由着性子来。

我本来想写一个骗子故事，他们真正的弄了个公司行骗，甚至最后我还想落到教育意义上，就是结尾是他们痛心呀后悔呀内疚呀什么的。

但写到后来，我写不下去了，就是说完了，就此收笔。

你再往下编实在编不动了，你前面写了真的东西，再想放进虚假的东西就放不进去了，只要对自己诚实点儿的人，都放不进去。

最后就停在这儿，完了。

出来以后呢，觉得挺轻松的，没和自己过不去。

老侠：有人约稿的感觉，大概就是你说的玩成大姨子的感觉，可以立小牌坊了。

王朔：我倒觉得《收获》在当时的那些刊物中，是比较尊重作者蝗。

我不知道这些老刊物以前是不是劲劲的。

反正我的稿子寄去了，《收获》它不是来信说让你加上个不明的尾巴。

从《顽主》开始，就没人再要求我加什么尾巴了，没人这么说了。

其实在这之前，写《一半火焰……》的时候，我给了《十月》，《十月》这样的刊物都跟我讲，你的这个故事就这么完了？

你这个人得学好呀。

到了《收获》时，我才开始感到一种定的自由的快乐。

嗨，可以没人管了！

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了，而且这东西出来了以后，甚至还有些人叫好。

当然，《顽主》发生后，我听到第一反响是认为不好，是那帮看言情的读者，一看这不是写一帮流氓吗？

怎么能这么写？

你王朔的小说不好看了，我们从此不看你的东西啦。

后来又有一帮男读者说啦，唉，还是这个有意思。

老侠：《收获》的态度对你的创作是个激励，对吧。

王朔：那个时候，我觉得，自信呀、自我意识呀和自由度也是相关的，你的自由度越大，你当然就可以更自我一点儿，到后来慢慢就放开……其实这种是特别具体的。

那时我才不到三十岁，二十多岁，还是有一种很单纯的东西。

现在这单纯的东西少了。

我现在也有这个问题，就是上来就想跟人讲道理。

是不是人岁数一大都这样。

因为我确实觉得人岁数大了以后，会看出生活中的许多小道理，知道了想不说就特难，控制不住，特愿意跟人说这事其实是怎么回事儿，本质上是么回事儿。

<<美人赠我蒙汗药>>

年轻时自己讨厌的那套道理压人到岁数大点儿就都来了，自己也登道理说事儿，实际上是想压人。我觉得现在我写小说没有过去的那种单纯的感性的东西了，我想回到那上面去，就是说我原本是本能地觉得这东西只能这样写，不能写成那样的。

现在我认识到小说这东西必须自我，必须这样写，反倒不如没有认识之前那么单纯了，反倒也往里边加很多认识。

那时我爱看那些特深特大的书，但不敢看。

我就觉得一旦被道理左右了以后，很多本来有的东西就没有了。

这是我一直摆不正的关系。

老侠：有些东西的原初状态无法用理论总结，一总结就没有了。

作家有两类，比如像萨特那类，先学哲学搞哲学，后来用文学图解他的哲学思想，只是他表达得比别人稍稍高明一点儿，有一些个人的具体生活体验在里面。



<<美人赠我蒙汗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